

秋夜
梁丽君

中秋邻里情

□明前茶

加班后回家，在黑暗的共用走道里摸索门锁，忽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绳网小兜，兜里的东西隔着保鲜袋摸上去还是温热的，能闻见梅干菜的香味，是自制的梅干菜月饼，我的心头一阵温热：果然是邻居吴婶送月饼来了。

为了女儿上学，我们搬来市中心的这栋老宅已经十年了。这十年间，我家与吴婶共用这段朝北的走廊，走廊面积最多4平方米。吴婶一家三代六口人，就住在走廊西头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出进都要路过我家门口。

我们刚搬来的时候，吴婶的儿子还没有结婚，最喜欢在楼前的空地上玩空竹，他能把空竹抖得像一架上下飞旋的无人机一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，令人啧啧称奇。吴婶总是跟我叹息：儿子快40岁了，依旧不曾恋爱结婚，父母急在心里，嘴上却不方便催，这可怎么办？谁知，姻缘说来就来，吴家儿子就在40岁那年，与一位年轻朴实、从乡下来打工的女子结婚了。婚后三年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依旧与父母挤住在一起，方便照料小孩子。

住得挤，吴婶就悄无声息地拓展门口的地盘。先是在走廊边缘打了木架子，放上了几盆花和十几双鞋；见我没有反对，又挪出了家里晒干果的淘箩，晾饺子的竹匾，煮卤味的大铁锅，炖鸡汤的高腰砂锅；见我还是原样打招呼，脸上不见愠怒，吴婶就试探着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几个粗陶坛子也挪了出来。这几个坛子，我认得的，有的夏天负责晒黄豆酱，有的冬天负责腌五香萝卜和糖醋蒜头，有的负责在立夏前后腌咸鸭蛋，好在端午节给两个孙儿编鸭蛋网兜玩。还有的坛子，每年11月要腌菜，到了第二年春天晒干成金红色的梅干菜。到了中秋节前，梅干菜要被隆重请出来，泡水回软，好拌入上好的猪

父亲与儿子

□文彦

“老师，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片子早点打出来？”说话的是名年轻医生，泪水闪烁在眼镜片上。

父亲笔直躺在平车上，衣服上都是灰沙尘土，他在工地被砸中颈椎。

女朋友跟前跟后，长发飘飘，青春曼妙。生活本来才开始，在父母的期待中，自我的努力下，他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荣耀。然而当绮丽的幕布刚刚拉开，父亲倒下了。

工地上做了一辈子的父亲，有着粗糙的脸，粗糙的手。儿子有出

万家灯火

肉糜，做梅干菜月饼。

没错，我们这栋老楼依旧惠存着怀旧的民风：家中做了费时费力的节庆食物，都要先邀邻居品尝。这不仅是彰显自家手艺的机会，也在悄无声息间，弥合了近邻相处时不可避免的嫌隙。

吴婶把粗陶坛子放在共用走廊里，我家买了新椅子都无法进门，唯有请她来把门口的坛子抱到一边，我家的门才能完全打开。这是有点尴尬的事情，但是，吴婶才烤好的金黄色的小月饼，既成为她家孙儿的放学点心，也成了我家女儿的放学点心。有时，我临时加班，秋雨连绵，回到家时发现女儿淋湿的衣裤已经被吴婶就手洗净，吹暖在走廊上，而女儿已经换上了吴婶的睡衣睡裤，穿上了吴婶的大毛袜，喝上了一大碗姜汤。想到这些暖心之举，我怎么好意思对这样的小事耿耿于怀呢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吴婶盼到65岁，才有了儿孙满堂的日子，我为什么要为门前一平方米空档属于谁，给她添堵呢？

我便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吴婶也是心中有数的长辈，从我们成为隔壁邻居开始，她悄悄挂在门把手上的吃食，令我记起了那些容易遗忘的节日。立夏的樱桃和饺子，冬至的萝卜丝团子，端午的手工粽子，中秋的菱角和梅干菜月饼。中秋当天，吴婶清早6点钟就起床，去菜场买最新鲜的水红菱和带土的芋艿。她的少女时代在农村长大，因此，甚至会做“菱哨”，就是在菱角上钻孔，小心掏出里面的菱肉，吹出迷人的音调。她的本事，在中秋这天简直迷倒了我们这栋楼小孩子。

她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奶奶，藏着狡黠的私心，也是一位慷慨好客的芳邻。你要在她的身边过得惬意，全看你看重的是她性格中哪一面。

医院物语

息，可年轻人面临买房、结婚、生孩子，他的使命还未结束，只要有力气，他还要为儿子积累一点，再积累一点。但命运按下暂停键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站起来？他不愿做废人，那些流汗的日子对他来说并非辛苦与磨难，每一砖，每一铲都是希望，通向美好的未来。然而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他大概会很惭愧，自己帮不成儿子了，只能是包袱与累赘。

父亲一动不能动，任凭旁人摆布，面容无喜无悲，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于纸上杀人放火

□汤凯燕

冷冰川的名字特别，散发着森森寒气，但他的人不是，高高壮壮，虽压着人半个头，却不凌厉。若形容为山，也是那种郁葱葱葱、生气勃勃的，浸染着江南水汽，有一种细腻的柔情。因此老六张立宪称他为：外表鲁智深，内心林黛玉。

《读库》基地在南通，冷冰川是南通出产艺术名人，老六请他出山，顺理成章。冷冰川虽是行过大半个地球的人，但显然拙于言。拙得恰到好处，反显出憨憨的可爱，冷不防来一句至真的话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比如老六问他：“你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？”他想了想，认真想了想，老实坦白：“不记得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画的。”他后来又给自己补了个台，“我创作的时候上帝和我都知道，现在只有他知道。”

老六问：“为什么向日葵最难画？”

冷冰川很为难，“对一个不会画向日葵的人解释向日葵怎么最难画……”

冷冰川拒绝为活动做讲演的准备，就像他创作一样，任起一点，再由着性子放纵，他形容为“在纸上杀人放火”。

指着一幅很出名的代表作，他说：“其实这张女人的脸画坏了，所以我改成了面具。这里

其他的元素都是从这个女人衍生出来的，就像这把椅子，女人是年轻的，就要一把老椅子对比。这个鸟窝代表希望，猫是欲望……”

冷冰川不怕犯错，他喜欢不成熟，未完成，他愿意在错误中放野马，愿意保持自己最原始的想念。画错可以，再用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去调整自己率性随意的错误，每一张都有新鲜感，看起来是一气呵成。他对画得太顺手，真正一气呵成的作品却较排斥，不喜过分圆熟，所以“画完我马上就把它给卖了”，过一会儿他又出尔反尔：“这一张是一下子完成的，因为太好，我就把它留下了。”在场听众被他自相矛盾的话逗得直乐。

我们相信冷冰川是真诚的，真诚就在于他的自相矛盾，出尔反尔。听多了看多了无懈可击的完美，大家似乎更喜这种任性与自由，也因此了解他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没有原型，是心底里的诗歌，情绪的释放。而情绪是一过性的，模糊的，暧昧不清的，难以捕捉的，如空气，确实存在，并控制着我们的躯壳。

冷冰川用着廉价的，据说2美元的美工刀，通过月亮、女人、花朵、植物，一点一点将他内心的积累刻画出来。在作品未完成

前，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作品的真相，内心的情感流动而善变，这一刻那一秒是不同的，手随心转，所以他常说：只有上帝知道。

冷冰川曾受邀为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画插画，他说：“我画的都是裸体女人。”对方吓坏了，但鉴于冷冰川的声望，只得忐忑等待。最终结果满意，画面极其干净，女人体与书，与自然，繁复雍容又寂清冷傲。

冷冰川用他的黑色绘出的是缤纷的世界，白和黑孕育包容着所有色彩。他在很年轻时就决定不画什么，骨子里是反叛的，不愿随众，也因此走了一条自己的路。他又是不服输的劲头，旁人说他不会画光，他偏偏画了光，旁人说他不会画树，他就画了密密的竹林。

坐在讲台上的冷冰川时不时擦汗，他还学不会圆滑面对世人，用包装好的语言与形象来树立一位名人的形象。他点评着自己作品：“这幅好，我本来是为某某画的，因为画的太好，我就不给他了。”他沾沾自喜的模样像个孩子，不加掩饰。他身上没有枷锁，世俗所强加于人的种种，他皆弃了，因此无论是从前知道又或不知道他的人，在这一刻都会爱上他，也许我们心底也正是厌恶着越来越圆熟的世人和自己。

精短小说

支吾吾地一边挥手，一边捂嘴，示意手下集合，前往山上。

大部队前脚走，何昆后脚跟上，带领七八个队员，插入进城的队伍中，到了城门下，徒步消灭了四个留守的军警。其余队员从树林里，蹿了出来，在岗哨和城门边，埋伏好。丁队长还没到山顶，已经遭遇到了埋伏。山路两侧的树林里，突然“啪啪”枪响，由于王小石和手下们射击不精，军警倒没几个被子弹击中。不过“嗖嗖”数响，红缨枪如同百箭齐发，精准打击，不少军警应声惨叫，有的被穿透心胸，即刻死去；有的被截中屁股、腿部，鲜血直冒。

回到山中，何昆一声令下，梭镖队喝酒吃饭，又休整了一个小时，整装待发。梭镖队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行动，于是何昆在临行前训话，给大家鼓鼓气。几百个队员，听着何昆的讲话，士气大振。

梭镖队下山后，孙彪带着几个老队员，返回老家，搞农运了。何昆带着大部队，沿着小路，悄悄地来到广州城外的树林中。这时大约下午三四点，阳光似火，炙烤着大地。透过树木的间隙，远远地望去，军警们顶着酷暑，严格盘查着每位进城的人。外面有十来个军警，手持步枪，十分娴熟，一望便知是老兵了。两边的岗亭里还有些军警，估摸着城墙背后，还有敌人，一旦打起来，梭镖队未必有绝对的优势。何昆眼珠一转，不妨调“敌”遣“兵”，巧施连环计——调虎离山，以逸待劳，守株待兔，首尾夹攻，打敌人个首鼠两端。

梭镖队分两路，一路随着何昆原地休整，一路随着副队长王小石前往一公里外的山路两侧设伏。王小石到达目的地后，又按照何昆的叮嘱，派人前往山上对天放空枪。“啪”“叮”，山上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枪声。岗哨里，军警队的丁队长，觉得燥热，刚刚脱下上身军装，挂在椅背上，端起一个水杯，准备来口冷水，凉凉心，不料枪声忽响，他如同惊弓之鸟，才入口的冷水又吐了出来，还对了下牙齿，咬破了点舌头，脚下再一滑，人和水杯一起“落地”了。他顾不得自己的丑态，也来不及穿好军服，只能挺起屁股，硬站起来，手抄手枪，走出岗哨，支

战斗结束，梭镖队没有伤员，没有牺牲，队员们喜笑颜开，何昆也很高兴。队员们入城休息，待命进攻。由于梭镖队出其不意，城中的军警尚未察觉城门已经失守。天色渐渐黑了，何昆在城门外点起了火堆。在熊熊烈火的照耀下，梭镖队的军旗格外鲜红。王小石好奇地问何昆，何不去城楼上点火把，升军旗？

何昆告诉他：“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，城内的起义还未开始。选择城外，不选城上，既可以将周边的友军吸引过来，又不让敌人发现……”

何昆说着，王小石听着，周围两三支部队还真来了，他们聚集在何昆旁，随时待命出击。